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五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十三年盡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邿舊疏云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者誤校勘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从邑寺聲杜云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邿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邿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邿亭鼎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注諱背至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剌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强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疏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齊崔杼宋華閱仲江衛北宮結稱人者杜云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釋文云二傳作蠆春秋異文箋云公孫蠆字子蟜說文訓蟜爲蟲卽字思名子蟜當名蠆不名囆矣公羊作公孫囆蓋叚音字說文囆从口蠆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穀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乃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卽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剌天下之大夫君

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旒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贅旒鍇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叚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湨梁之盟信在大夫疏包氏慎言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爲乙未書日食据厤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見下湨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湨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本作荀偃若作荀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

說在二十七年

【疏】包氏愼言云四月出書己未月之二十七日在氏穀梁作衞侯出奔齊杜注不書名從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衎之名見齊當絕不合爲諸侯知公羊本有衎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莊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衞侯名爲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衎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衞侯衎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弃亡皆迫逐而苟危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弃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爲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駮難先儒即其說而細繹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日者至曰也○校勘記云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弃之例大閱書月車乘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脫之下二十六年衞侯衎復歸于衞書二月甲午書日此亦書日明相起爲一事也然者下二十七年傳衞甯殖與孫林父逐衞侯而立公孫剽甯殖

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衎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為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後弑君入戚已顯○注不書至為重○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此與彼同故舊疏云舉君絕為重者謂書衎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為諸侯也包氏愼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錄者其失眾不能自安居民上為後世守土無與者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為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獎剝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土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眾預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為重故也○注見逐至七年○即彼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記大率相同因孫甯強恣亦多衛侯失眾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爲天子下大夫據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劉者何邑也疏詩王風丘中有麻云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忠氏周惕詩說云說文留从田丣聲戶開爲丣丣爲春門戶閉爲丣丣爲秋門則留自从丣丣爲酉之省文董逌據此謂不从丣漢人言丣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鎦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鎦或爲留豈古文从省留與鎦

通邪後世留與異文謂系出留侯何邪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即劉定公爲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其稱劉何注據宰渠伯糾繫官疏注據宰至繫官○即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疏注諸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即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

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為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為大夫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為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鄉宰即采之叚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戶宰也即主事之宰宋官也即官宰之宰采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于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酅即紀之采國滅而

采不減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卽鄭風緇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小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屬地家邑卽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與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非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下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

之郎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
夏商則減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
併鄰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
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
本無權力又眾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吏焉以就井田以
為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
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
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覲之恐不足給益
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傳疏云公羊之義天子
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即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
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
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鄭云大國九皆三公之田
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
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
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四二十
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
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兩雖其致仕猶可
郎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
諸侯者謂采地以為國比圻外諸侯田自采取其租稅而已
不得取郎有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

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顧其爲天子大夫其稱了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折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拔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康遂同殷爵二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義內宋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也注言傳曰天子大夫者即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即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奧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皆以侯伯

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
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
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
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
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
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
爲爲媒可則因用贄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
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
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
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
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發云禮曰昏禮
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
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
人不辨曰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何上卿非也按異
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
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
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
劉氏如此駁也詩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爲
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
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貶而去之故曰貶去大夫去其正
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見名者文逆王后君前

邑名之義亦通

外逆女不書（疏）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

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其送迎之禮（疏）注明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為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衛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因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

公救成至遇（疏）杜云遇魯地

其言至遇何（注）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據季至所至○即上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

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

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𢹂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疏〕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至成通義云者畏齊之甚○注不言至同文○校勘記云𢹂鄂本同閩監毛本𢹂改嶲按釋文作至𢹂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僖二十六年經傳釋文皆作嶲按紹熙本亦作𢹂釋文考證云嶲𢹂作𢹂又似究反作因究今据僖二十六年攷證嶲本或作嶲故有似究一音云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遲故書其止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爲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爲齊強辟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𢹂同文也不至𢹂文見僖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嶲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畢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云莊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詐故此不言止次爲恕辭也○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𨛫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𨛫下闕成

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
矣復得城其邦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徧滿天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丁巳据歷爲七月爲八月朔日長歷以爲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劉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弒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

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疏）毛本溴作湨誤釋文作臭云本又作湨杜云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大事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湨梁湨梁湨梁水隄也湨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內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以水名梁隄也水經濟水注湨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動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隄也湨湨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湨水自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疏引徐炎注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與杜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注據葵丘大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卽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上之盟者誤也宜爲牡丘字矣

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注故書至大夫○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能約信雖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

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據上三年戊寅不起疏注據上至不起○舊疏云卽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

徧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繁露竹林云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溴梁兮以晉爲盟主支子晉卿而爲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據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主之也

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據戊寅不刺之疏注據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君若贅旒然注旒旂旒贅聯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

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

〔疏〕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作流孔氏音義云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楮淵碑文東國旆於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益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盛稍符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注旒旂旒○說文㫃部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旗之游如冰之流故得稱流經傳

倘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爲縿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
王之大常注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縿綴連兩旁三人持之然
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
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旁亦作背見司馬相如大人狀
○注贅繁至皆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
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史記秦本紀云贅壻賈人臣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
家爲贅壻正何氏所謂就壻也又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
壻也索隱曰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
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則與
質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
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
病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又云贅肬亦以
肬屬於肉故亦稱贅孟　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書大傳作
贅其者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是贅
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綴者魏志大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日當
此之時若綴旒然是也鄂本名誤民○注以旃至數名○詩
商頌長發云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
正義引此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贅屬於大夫也旒爲
旌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
旆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阮氏元學

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及郵表畷注郵表
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
作爲下國畷郵按球玉之碧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表古文
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
物於其上即球也詩之球即裘之段借故以裘爲標志即以
表爲標志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旗之旒冕
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之球乃表裘之裘詩之綴旒是
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莊四界也
公羊君若贅旒然言臣尊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
之上而已故贅詣傳植遺廢朔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道廢之
王甚幼不能立朝但丞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
旒之義也贅綴音近義相段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爲人所
執持猶君屬於臣爲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
說非何義也始存之○注禮記至士五○令王深無此文舊
疏引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
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九旒齊首御
覽引禮緯注云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廣雅釋
天云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卿大夫七斿在軹士
三斿至冒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斿也凡曳地齊軫齊較之
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推云旒上尋餘未聞
也制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旂上公當九
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其游各視其

命之數與此及綿文不同器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
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所極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備
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偕假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大盟高厚時諸侯成在假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
者偕假使也諸大夫聽偕假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
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夫其權天下大夫
皆不臣也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
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
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斯而君失權也卽本公穀為說
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
政亦主偏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
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聽說也○注不殊至同也○
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
葢春秋多為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則明內外同
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鏜云正
設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闕皆
毛本疏無實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任此誤肅魚之
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包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
士包以下于戚之屬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
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魯世家
史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

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僖疏以爲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僞書非何所據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盟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貴不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晉之惡矣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皆不得自相治當歸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洪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弒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戊寅五月有甲子據歷戊寅爲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爲四月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是也弒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乖離出奔者見下十七年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洮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湨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據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矣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若繆略云成公羊作郕按今本左傳作郕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郕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勤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愼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瞯作𥈭左氏作邾子牼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㬹頭無髮之䫄是牼有瞯音故或作瞯劉昌宗周禮音云牼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則一地泗水爲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虛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嫣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竟與齊接壤地有岡阜之險故闡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證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按當以在弁者爲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爲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閔不暇恤民之應（疏）注比年至之應○卽上齊侯齊高厚

圍成圍洮圍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杜云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范同皆取此傳為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疏）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若在故稱圍劉炫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圍其三門是圍事孔疏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為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穀梁傳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褒與信辭（疏）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郡今祝阿縣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

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即春秋之柯又名阿漢屬東郡今爲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爲長清齊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即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即執人嫌不信宜書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即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閣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據諸侯圍許致圍疏注據諸至致圍○即信二

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

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注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其圍之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蓋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為實圍也曷為抑齊〔注〕据侵蔡伐楚猶不抑〔疏〕注据侵蔡至不抑○即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為彊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為難也為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洮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略或說是也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即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為之此罪齊者蓋世子驕蹇齊又彊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

與釋文作僞本或作鴟○注以下至是也○卽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咎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益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干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盡拔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附○舊疏云郎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兩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薛丞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敗云亟今此道者頻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据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訓爲疾此亟訓爲數較彼似從未滅矣○注加圍至爵土○與號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滅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捷人次之圍矣之今加言國經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齊七月包氏慎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爲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比之滅入爲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滅二等故奪爵土入滅一等猶當放遂矣

取邾婁田自漷水

疏杜云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漷水在魯水經注泗水篇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釋山詩所謂保有鳧釋是也又

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
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
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
故立縣文如是一統志漷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
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爲南沙河西南
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漕河東徙遏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
南梁以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漷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
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漷水京相璠云薛縣漷
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
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漷水河注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通義云据取漷
東田不言自漷水○注据齊至濟水○郎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不言自濟水也以漷爲竟也何言
乎以漷爲竟注据取邑未嘗道竟界漷移也注魯本與邾婁
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
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疏注魯本至有之○穀梁傳曰軋辭也
范云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郎此移入邾界魯隨有
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爲說曰剌晉偏而魯貪孔

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漷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漷水爲竟是也舊疏云漷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据此文也然則漷移爲外異更明漷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侯至云爾○即賈服所謂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通義云葬者篡明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眷反一音環二傳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睘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

夫為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即左傳之道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為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虛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傾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荆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為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詎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為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据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言戍衛遂公意〔疏〕注据公至公意○即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主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

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可使往猶書戍衞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令士匄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据以難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與使者張本疏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經大夫受命不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則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大夫日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

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
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
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
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
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
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受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
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
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
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
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
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也鑿
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死指武云將帥受命者
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搢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
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戴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
將親潔齊盛服設眞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
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
東向西而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閫外之事將軍
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官即傳之專進退也唯
義所在而已○注士句至善之○校幽記出恩二句云閫
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
心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日義服諸侯之君也
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
于諸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
不誅何君子怨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
句師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
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恥伐喪而榮復仇又
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
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
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
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襄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十
一二十二三年內不書侵伐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
是見兵事故也衛疏云明年仲孫邀伐邾婁亦是兵而言數
年者正以爲與郲婁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
時善之者舊疏云士句此事實依古禮時莫能然特以為善
故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
今此亦言乃故為士句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轍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尊之君上有焉必君命而後
可則安用將也劉敵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擁其義
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
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儿在閔無専焉子之事父也
儿在家無專爲臣子之大節也此仍穀梁為義蓋不伐喪之
義時久不知士句遵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
遲疑經書乃美士句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

公敉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至穀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間者在竟外○舊疏云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即悉而知之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爲齊地似非竟外恭土包假齊即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尚未備容得諸聞也○注舉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包氏愼言云辛卯爲七月朔日月之二蔑卒則辛卯必爲望後之日十六日爲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方可長歷以爲二十九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疏釋文喜二傳作嘉洪氏頤煊讀書叢錄石經喜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

故解之抑其父郎上十八年傳未圖齊則其言圖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讐遷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尊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讎遷致父被惡名爲不孝也不月所以尊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書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其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注言西郛者據都城錄道東西疏杜云與西郭大事表云汪克寬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郭貲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疏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現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本齊國地高氏地名考混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疏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即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曾有

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鄭是曾子所居即鄫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起館臺考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我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遂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邪則與武城密邇闕辟王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六終

常熟郁元晉參校

子汝荼校字

公羊義疏五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年盡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辛亥月之二十六日遬唐石經閩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遬字並如是毛本作遫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遬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衞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爲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据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

志云桴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汀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蒐集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繁水在彰德府內黃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攻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爲繁淵按繁與澶聲韻近與淵雙聲蓋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實衛地而云在宋者以春秋書宋災故而然然宋爲宋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一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爲衛一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與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爲德勝渡黃河津要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說）穀梁作公子溼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通義云變之弟懼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疏）釋文光左傳作黃九經古義云說文黃古文光㸕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覽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爲二至三年○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包氏愼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據厤爲月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

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入
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
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
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湨至日食○五行志下
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
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
慶與何異何以爲湨梁盟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
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
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
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
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湨梁之盟後中國方乖
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
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
晉書正
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疏）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
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

俱在今兖州府鄒縣定五十年城漆即此水經注泗水篇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又沂水篇涂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兖州鄒縣在兖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鄒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丘亭可以糾漢志說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縣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上亭一統志漆城在兖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丘在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涞涞與漆形似蓋誤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快無氏（疏）通義云据盟會恆言邾婁人亦通○注据快無氏○即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是也舊疏云其無氏即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

兩明故省文也疏 注惡受至書之○鄭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據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至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爲魯受叛臣邑與受同科魯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獻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 晉世家作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愼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庚辰朔據歷十月朔爲己卯庚辰其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爲七月朔矣依歷大九月十月朔亦爲庚戌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三月頻小古歷有三月頻大或亦有三月頻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爲六月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 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

象也後楚屈氏譜穀公子追舒齊慶封齊君亂國劉歆以爲入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行而有捔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躍雖非錯謂之記異不亦宜交元志姜岌云比月而食宜在駁條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翰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愧猶食姜說是滅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麻不合然据史記十二諸候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据今麻疑之傾矣禹尤宗黃黎洲問答云問日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兆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衞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仰史官忘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例乎若日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頻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投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甚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乎十一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王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至入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欺也顧氏條高書後云西歷以越九月即能再食者即高閣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

交則月掩日而爲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頻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書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須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之保章氏所須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攷正是月之不入食不瞑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即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歷法未講致有此誤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據歷法之正斷爲無頻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仍依孔子臧氏說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 疏 云杜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備商任地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注 時歲在己卯 疏 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

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何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歷十一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故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末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與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與年耳不及公羊明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

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
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愼言公羊厤譜云公羊傳於
十一月記孔子生據厤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
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
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日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
云下即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
異据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
作廿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
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
穀議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
其卒儼然膚經也公穀日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
無疑陛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何可證唐初
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
据合之盡一年乃跌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
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
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
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
意皆非敢日眞經也宋書符瑞志引推度災日庚者更也子
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楢氏在翰按春春秋者謹誌聖
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
也讀書勝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
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

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据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粱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賈逵所据本已誤按陸氏所謂一本即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段氏謂陸氏此句謂又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晉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爲入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入月二十一日晉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晉史之十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訛疏作己卯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厤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謂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据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厤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入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即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沖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閼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穰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從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尠矣徐廣注史記以其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慎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攷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歷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

又或疑丣卯篆文相近傳寫誤酉爲卯攷後漢厤志漢安二年尙書邊韶奏言太初厤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超次治厤者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厤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年上溯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爲己丑以下尋襄公二十一年適値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厤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又攷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厤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已酉古文卯作丣酉作丣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厤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譜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厤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屬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譌則丣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緣巳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厤甲寅元續漢志論曰殷厤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

殷厤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二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之殷厤以爲甲寅則歲在己酉殷厤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厤爲壬申由甲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厤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厤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爲本亦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元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拔甲寅元殷厤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厤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爲六合臨府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厤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厤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厤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

乙未三統厤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厤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嶽遂古七厤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勝滕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齊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之校勘記云前彊勝滕有邾婁地鄂本同閩監毛本彊作疆疏同紹熙本亦作疆按疆彊皆通鄭上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即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閩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疏）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據厤爲二月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二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疏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畀我唐左氏石經作畀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畀同音穀梁昭二十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畀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鄭陽傳封之于有卑服虔曰音畀于之畀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畀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畀在五支畀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鄸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畀是隸書畀即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斷為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益上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何此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奔傳至稱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此爲書小國大夫注故此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人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止以治小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廩廩者公羊問答云漢書循吏傳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按廩廩蓋猶漸漸耳兩漢時有此語○注見於至正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昭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治之訛當據正按解云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

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接孔氏斷自孔子生後為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接傳聞之世小國略稱人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恐未然○注獨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恐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疏）注前為至言歸○事見上二十年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也二十年左傳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又彼二十年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

惡陳侯○注宋大巫可知○卽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謂華元故今此殺二慶後光乃歸歸無惡知譖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疏〕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爲漢絳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卽此 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据當舉重〔疏〕通義云据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据當舉重○正以當直書入于晉也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爲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爲大夫位例時〔疏〕通義云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

惡之文故知欒盈入晉爲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文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齊世家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以無入晉不納事蓋事勢宜然兒左或未備也○注曲沃至言人○解經所以不舉叛之義也舊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拔左傳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曲沃大夫不能閉守城邑致令欒盈得人亦當坐失地罪[illegible]記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中以襲晉[illegible]復書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非明也○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釋文榆左氏作楡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語云定王書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榆本或

爲渝是榆褕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差謬明云渝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據次于聶北救邢疏注據次至救邢○解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先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疏注惡其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救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之文隨事設義云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駁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遠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家刻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救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遂止自用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遂也疏引賈云譏者言其先救渝次

爲得禮也此謂先通君命爲得禮耳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遬卒疏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閏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日紇之罪不及不祀臧賈日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日不者有罪也子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日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遂罪之殺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據盈得大夫之位疏注據盈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盈得大夫之位矣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疏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

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篡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爲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以驕慢交爭而見害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弑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見害介于襄軍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偈云本又作褐亦作羯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衞甯喜

弑其君〔疏〕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賁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城誇荼推是年正月丙
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
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卽下二十
弑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齊崔
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衞甯喜弑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與師衆民怨之所生
也〔疏〕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
誤鄂本閩本作比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
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
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
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
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大
水饑穀不成
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注與甲子同○五行志
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旣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
也後六君弑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

圍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辭沈氏欽韓以今厤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疏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闕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注鄂本無之此本如闔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釋文本作緘宜咎云云本又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有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傷大傷卽有死傷義也

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餓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饑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八日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疏〕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
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
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
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
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曰入者善也孔
氏韋涉左氏以駮何氏按春秋曰入者何氏解各異隱十年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曰入者明當與錄之十一年秋
七月壬午公及齊入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僖二十七年己
巳公子遂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乃入之故錄責
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曰者善義兵得時人若纖
以日入爲善則入盛入許之屬何善之有蓋凡入言日者在
例時與傳害多月
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
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
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
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荏平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
彙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
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北直順德府地去
東昌爲近門夷儀涉齊竟當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

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霑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在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柯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黨弒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徧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據左氏說不得以駮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誅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衞之邑也疏大事表云杜注本邢地衞滅邢而爲衞邑晉愍衞衎失國使衞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衞討也則又爲晉地蓋貿衞之邊邑與齊晉皆壤今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

曷爲不言入于衞注据與鄭突入櫟同疏注据與至櫟同○卽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爲不言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据陽生事爲難故云据與彼同也陽生事見哀六年

諼君以弑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衞侯爲剽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順居是邑爲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衞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諼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注篡從此始疏釋文作以殺音試注同後年放此○注以先至弑也○鄂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弑謂下二十六年衞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注時衞至惡之○衞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順居是邑爲剽臣何蓋以時情事言之也伺便候間使衞喜弑之者卽下二十六年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

喜許之即使衛喜弒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衛衎據陳儀而爲諼林父據戚而以畔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諼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衎在陳儀剽猶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爲難者蓋以衎與剽猶皆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于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即不與使有衛之辭也若衎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諼於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與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非輕于剽矣義或然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囆帥師伐陳疏舊疏云公孫囆云云亦有本作公孫萬字者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蠆口旁後加舊疏云云何焯云萬當蠆字誤按閩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蠆音義俱遠定有一誤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疏釋文謁左氏作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謁作遏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遏則于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据之本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為也按謁遏皆曷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即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遏爾躬釋文遏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遏惡揚善釋文遏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謂此及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為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疏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者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注以先至于巢○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

請罪殺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為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為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假姓之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諸亦以巢為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亟守禦猶此義也○注書伐至殺之○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為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答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為罪人若其殺即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故此與巢得殺也

吳子謁何以名注据諸侯伐人不名疏注据諸王不名○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

卒閒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

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

當以傷君論之疏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七年傳鄭伯髡原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同義舊疏云彼是臣傷其君此與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代名屬下讀惠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卯以傷辜死爲伐名張本疏云伐名捌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辜義亦以經名卒閒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舍○舊疏云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之處而卒也○注巢不至論之○巢不坐殺即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辜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淺暴巢國若不與殺閒其世諸侯得使縱横巢無禦備而殺人之君若合舍之又賊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巢公合絶若以傷論貶黜而已按此即穀梁之非巢不飾城而請罪義也然巢君無坐殺傷理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注〕甯喜爲衛侯衎弑剽不舉衎弑剽者設成于喜〔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謂此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也殺亦弑之誤彼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甯喜至于喜○甯喜爲衎弑剽事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衎弑剽春秋舉重宜書衎弑今書喜者正由設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是設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衎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疏〕注衎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土之辭故如此解林父逐衎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

孫氏也臣之藏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藏以周旋戮也衎出奔已絕故復入爲篡國下書衞侯衎名是也○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衎衎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實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疏包氏愼言云二月又有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注據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人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據齊至復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據以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也

惡劓也注主惡劓衞侯入無惡則劓惡明矣疏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劓篡不見貶於衞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衎主惡劓也

曷爲惡劓注據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注據齊至惡舍○哀六年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

所樂可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篡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据以難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者由此得成讓禍故惡以爲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注凡篡至戒也○疏云正以有繼及舊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違於公子故之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違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曰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未當作末隸書未末二字相亂衛碑以化未造未造卽未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末無也末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爲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違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末有說也俞義亦通○注篡重至見重○卽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

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注〕据衛人立晉〔疏〕注据衛人立晉○見隱四年通義云据

晉纏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問其義

注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疏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衆出奔故惡之書名見絕也通義云春秋之於衎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書之弒而衎之失德見曰衛侯衎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爲社稷之大計剽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酌乎惡衎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爲臣者徵明於惡衎之說則爲君者懼范武子曰衎賢與弒故錄日者以見之書曰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注曰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侯衎出奔注曰者爲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

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弑而衛侯歸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者言于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何義失衆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據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爲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則大夫不敢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左傳校勘記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刓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穀梁作世子座同音段借也呂覽長見篇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沅云痤舊作座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痤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痤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痤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

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痤有罪蓋痤罪克故其罪尙微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鄢有惡逆去弟痤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痤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痤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衞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注據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注據甯至伯討○正以僖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不非伯討也甯喜弑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據以難

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夏徵舒皆弑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文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經傳皆無大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葬許靈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